

汪永晨 著



世界两极密码

——从长江源到北极



文匯出版社

汪永晨 著

世界两极密码

——从长江源到北极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两极密码：从长江源到北极 / 汪永晨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5.8
ISBN 7-80676-272-8

I. 世... II. 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0835 号

世界两极密码

——从长江源到北极

著 者 / 汪永晨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夏 瑜

张予佳

装帧设计 / 海 朗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

印 张 /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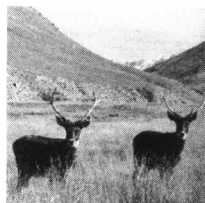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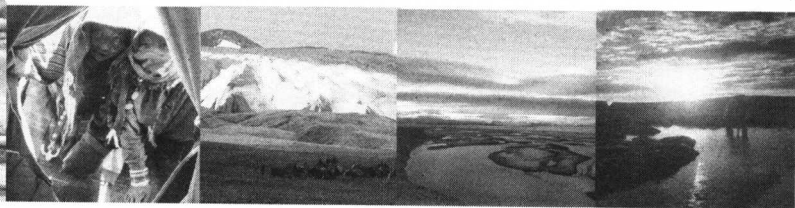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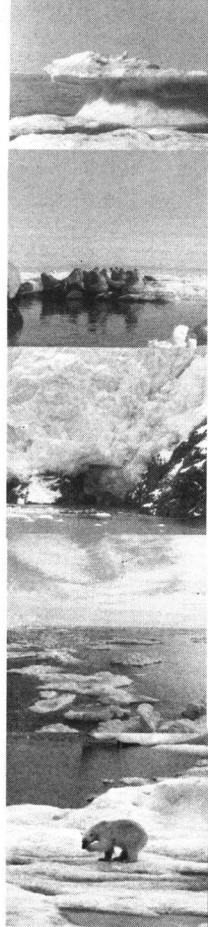
印 数 / 1 — 5000

ISBN 7-80676-272-8/G · 137

定 价 / 19.00 元



汪永晨 女，记者，专栏作家。沉醉于自然奥秘的探寻。著有《女性独白》、《绿镜头》、《拥抱自然》、《少年大学生之谜》等书。居北京。



序 文

1998年，我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漂流队采访，一进入江源我就问过每一个队员：你脑子里的长江源是什么样？有人说水有多清！有人说冰川有多壮美！有人说里面静静的一定很神秘，也有人说可能就像是女人在分娩，既恬静，又痛苦。

当我们一步步走近一滴一滴就长江的姜古迪如冰川时，觉得那里真的可以形容成冰川的博物馆。各种各样造型的“冰雕”，一座连着一座的冰川，那都是大自然一显身手的杰作。

姜古迪如，藏语的意思是野狼出没的地方。江源行看到野生动物是大家的渴望，可当我们真的和狼近距离接触时，有的人操起了划船桨，有的人提了把菜刀，有的人腿肚子在打哆嗦，有的人喘成了一团。后来才知道，我们真的是对狼太不了解了。在江源，把我们吓着了的还有“雪弹子”……

在江源这个大自然的课堂里，我们学到的真不少。难怪连科学家们也把那儿看作是“寻找解开地球奥秘的金钥匙”。

江源冰川的造型让我好奇，而北极的冰川最吸引我的是它的颜色。身在其中时，周围冰蓝得如同我们的破冰船开进了童话世界。不过，说那是童话世界，还不仅仅因为冰川的颜色，还有那儿的动物。

1999年在北极，我看到的动物一个个既可爱又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动物有着大大小小的区别。后来科学家们告诉了我什么叫伯格曼法则。有趣的例子是这样的：西伯利亚的北极旅鼠的平均长度为10—11厘米，而再往南一点，分散在北极边缘地区的旅鼠身长就只有8厘米。北极狐比在沙漠地区看到的狐狸一定大，北极狼比生活在温暖地区的狼也要大不少，而且还肥得多。另外还有一个艾伦法则，就是越冷，动物的附肢越短。比如，北极燕鸥虽然在形态上和广泛分布在温带地区的普通燕鸥非常相似，但是，它们的腿部却要短得多。北极兔虽然身子比它们南方的同类大，但它的耳朵和四肢就短多了。最明显的是麝香牛，它们的躯体很魁梧，耳朵却很小，四肢也出奇的短，几乎没有尾巴，看上去很不匀称。北极狐不仅腿短，尾巴短，耳朵小，而且连嘴巴也收缩了许多，以致于长脸变成了圆脸。平时，我们一提起狡猾的狐狸，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它那长而尖的嘴巴，令人生厌，可在北极看到圆脸的狐狸时，你会觉得它们憨厚了许多，甚至会怀疑它们到底是不是狐狸。

北极熊我们一般都是在动物园和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我在北冰洋上第一次看到它们时最强烈的感觉是，湛蓝的海水中，身着淡黄色毛绒的北

极熊身材是那么修长，游泳时的姿势哪里是什么熊，分明是淑女。那天，当我们的“北极曙光号”从它身边驶过时，它竟然从水里出来朝着我们走来，眼神里露出来的好奇绝对不亚于我们神情中的惊讶！当我们所有人的相机里都装满了它时，它的好奇不知是不是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反正它转身后就从来时的走改成了一路小跑。回到北京后，我曾在自己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绿色》节目里讲了这个故事。后来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竟然在与我的聊天中听出了我就是电台里讲北极熊的人，并且把我讲的每一个细节都转述的清清楚楚。

在北极，我拍到的最得意的一张照片是，一头肥肥的海象人来疯似的以大海为广场，以冰蘑菇为舞台，以我们为观众，在那儿扭呢。粗壮的身体尽管不能用婀娜两字形容，但迪斯科扭胯的动作它做得绝对标准，自然流畅，富有节奏。就在同行的几个人一个劲地按快门，而我的相机里只剩下最后一张时，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舞台”被踩塌了，海象也随之掉在了海里，海面上掀起了高高的浪花。我的相机、录音机把这个场面的图像和声音都记录了下来。

在地球的两极，大自然很美，风土人情也是我的相机要对准的镜头。江源的藏族姑娘把我们给她的口红抹在了脸蛋上；北极的爱斯基摩人讲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一些雕刻艺术品以及各种礼仪为什么与亚洲人如此相似。成吉思汗所属蒙古族部落曾与北极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却不知道它所指的尽头在哪儿。而公元前1000年，古希腊人已能想象南北两极位于地球的南北两端。如此这般，我们常挂在嘴上的天边，是不是就是南极、北极？北极和南极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极有常住居民。

在我离开地球两极六年后，我所关注的那里让我有了更多的牵挂。科学家已经观察到喜马拉雅冰川平均每年降低33—49英尺，有报告证实了五年前的结论：青藏冰川将在未来几十年间消失。降低高度的原因并不是地质方面，而是因为珠穆朗玛峰顶处的降雪补充减少以及冰川融化。北极熊近年来因生态变化产生变异，出现了“雌雄同体”。更有专家预测，本世纪末北极熊将会灭绝。还有鲸鱼、海豚、企鹅的一种主要食物如今减少了80%，很多物种面临灭顶之灾。

怎么办？希望读者在看了这本《世界两极密码》后，对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人类的朋友多些了解，对我们自己在地球大家庭中的地位有些许新的认知。

1. 途经都江堰	2
2. 野牛沟——天然野生动物园	9
3. 蓝蓝的青海湖，黄黄的柴达木	17
4. 今日长江之形成	29
5. 昆仑六月雪	34
6. 可可西里的神秘	40
7. 通往天庭的河	47
8. 走进长江源	54
9. 高原上的绿地毯	61
10. “9·4”和九死谐音	67
11. 孤傲的格拉丹冬	76
12. 一块草皮和一座山	85
13. 人的极限无边吗	90
14. 想象中的姜古迪如冰川	99
15. 正在消逝的冰川博物馆	112
16. 祝长江源健康长寿	121
17. 领教漂流	126
18. 遭遇野狼	138
19. 高原上的搏斗	145
20. 告别长江源	153

1. 阿拉斯加离中国很近	166
2. 指南针与北极	181
3. 北极的夏天日不落	190
4. 躺在浮冰上的北极海象	199
5. 我见到了北极熊	209
6. 我认识的爱斯基摩人格劳瑞斯	222
7. 北极的夏天和北京的初冬差不多	233
8. 北极大事记	245
9. 你知道北极动物的共性吗	249
10. 鸟中之王在北极	259
11. 阿拉斯加的冰爆	272
12. 发烧的地球与北极	285
徐刚：因为相遇而感动	289



长江源

一生中真正能让你刻骨铭心的事不会太多。我的江源行，应该算是一次。长江源冰川异常壮美，但它因我们人类生活的影响正在渐渐融化、消退……我在那里历经的生死考验，将永远铭记在心。今天，我把在漂流过程中写给朋友的书信拿出来，是想让读者也能跟着我走一遍当年40多天里走过的路，去感受一下青藏高原，体味一下长江源区那难得一见的独特风情，顺便也能了解一点全球气候变暖给江源带来的生态变化……

1. 途经都江堰

一位外国朋友在形容中国四川的都江堰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简直就是外星人做的工程，堪称世界第一典范。

×××朋友：

这几年我和长江似乎结了缘——从北京到成都的飞机上可以看到它；从重庆到武汉，三峡就过了3次；1997年我在长江上又整整待了7天，为的是寻找被称为“长江女神”的白鲟豚。

长江，无论是流经云南丽江，惊心动魄的虎跳峡，还是大江东去浪涛尽的上海吴淞口，我都到过。可是在前往江源的路上，当我望着机窗外那弯弯曲曲的长江时，脑海里出现的，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峡谷，不是滚滚向东流的江水，而是我在照片中看到过的冰川。江源的冰川，洁白无瑕；江源的冰川，气势磅礴；江源的冰川，幽静神秘。据说昔日那里是个冰川博物馆，不知今日那里冰的雕塑，是否仍那么壮美？

为了适应江源的生活，一到成都，我们就开始进行紧张的跑步和划船训练。我将要跟随的这支队伍叫“中国首届女子长江源探险漂流队”。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刘沙71岁了，是位退休医生。老太太常常背着行囊到处走，10年间，除了西藏和云南，她差不多跑遍了中国。71岁的人，靠步行和骑牦牛到海拔5400米的长江源头，她恐怕要破纪录了。

虽然是女子探险队，但组织者却是男人。说来有意思，1986年第一次长江漂流活动的总指挥唐邦兴教授是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泥石流专家，尽管那次漂流死了好几个人，可从此以后，唐先生和手下的几位弟兄就上了瘾。其中王乐诗、刘建和王岩已是三上江源，这次又是他们起的头。

去江源需要钱，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打“首次女子长江源漂流队”的旗号——女人们要漂长江，准有人给钱。还真让他们算准了，成都地奥心血康集团出资十几万，使我们的这次“漂流”成为现实。

除了那位71岁的姥姥，我们的队伍中，北京来的女记者有3位：《中国妇女报》的陈本建，和我同岁，都过了不惑之年；《北京青年报》的张楠，瘦瘦小小，倒也精干；《湖南女报》的熊梦伟，小美人似的，她比我们早来两天，有男士断言——她想到海拔5000多米的江源？悬。

剩下的就都是成都人了。记者鲜红、燕子和邵亚妮。女老板胡静，



原是学理工的，丈夫在西藏当兵，她干脆下海倒腾起藏族的手饰和文物了。这次她是自费花了6000多元钱才报上的名。还有一位歌手叫刘浪——瞧她给自己起的这名。我们练划船时，她的BP机一个劲地叫——这一走要一个月，她所在的歌厅这几天还抓着她不放呢。

×××朋友，从今天开始，我将和这些人患难与共，走向我们母亲河——长江的源头。

我们坐车从成都出发，大概要一个星期到达离江源最近的乡——雁石坪。刘建他们说，之后可能有七八天要步行或骑牦牛，走向江源。听着挺浪漫的，真的在无边际的荒漠中走起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

到达姜古迪如冰川后，我们就要坐着橡皮筏子往回漂流。唐教授说，江源的水虽然很急，但是因为浅，没什么危险。不过几个人划船，如配合不好，也有翻的可能。最可怕的是网状水系，因为最初的长江是由一座座冰川融化的水汇集而成的，不少地方的水刚刚没过石子，拍照很好看，但是橡皮船无法在这么浅的水里漂。遇到这样的浅滩，我们可就要下到水里拖船了。江源的水，是高原上刚刚化了的冰水，那种冷，不知到时我们将如何承受。刘建早给我们打了招呼：到时候，可没谁照顾谁这么一说。

出发前我们还被告知：离开雁石坪以后天天都要自己支帐篷、吹睡袋，没有澡洗。至于刷牙、洗脸，那看能不能受得了冰水的凉了。

王岩特别强调，每天停下来安营扎寨时，也是夕阳最壮丽的时刻，不过到时可是捡牛粪第一，照相第二，谁也不许偷懒。不然就会——晚上吃不上饭，烤不了湿衣服，第二天没水喝。听听，多邪乎？

不过，×××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和你一样，一切还都在想象当中。以前我干什么事要的只是过程，不问结果。这次的过程，听去过的人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是既浪漫又可怕。

1998年8月21日，我们这支由19人组成的探险漂流队出发了。一辆17座的“依维科”载着人，另一辆130小卡车拉着给养和行李。每人的装备是：帐篷、汽垫床、羽绒衣裤、雨衣、水壶、饭盒等等。

出发后，我们一直沿着岷江走。岷江的水很急，两面的山用陡峭形容不为过。前些年我走过这段路。在岷江上走，最该说说的就是都江堰。我的朋友——社会学家周孝正说：“中国的都江堰，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世界第一典范。”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距成都市48公里，是全球至今仍在发挥“四六分水”、“泄洪排沙”、“灌溉航运”等巨大生态文明作用的无坝水利系统工程。

都江堰市原名灌县，夏禹时代称“导江”，传说因夏禹治水导江至此而得名。都江堰渠首工程位于市区西北部，灌县改市以都江堰命名，说明都江堰水利在该市所占位置的重要。都江堰初创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也就是公元256年，完成于秦惠王时，距今已2300年。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氛围下，由深受当时“水文化”、“蜀文化”、“道家文化”熏陶和滋养的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他经过实地考察、精心设计，带领人民在岷江出山口凿开玉垒山的虎头岩，修建“宝瓶口”；在岷江的江心修筑“鱼嘴分水堤”；又在离堆前修建“飞沙堰泄洪道”，最后胜利建成这三大主体工程及百丈堤、金刚堤等辅助工程。为排泄内江多余的水量和泥沙，李冰在内、外江之间的金刚堤上开出一条宽30多米的江槽，洪水泛滥期间涌入内江的多余水量和泥沙可从飞沙堰自动排入。

都江堰渠首工程通过鱼嘴分水堤、宝瓶引水口和泄洪排沙的飞沙堰的有机配合，使内外江的水量始终按四六分成，即多水时内江四成，外江六成，枯水时外江四成，内江六成，保证灌溉区既有足够的水源，又不至于发生水灾。

同时，李冰利用岷江河道的弯曲度，巧妙地借用了流体力学的原理，使内外江泥沙排泄量的比例与水流量成反比，大部分泥沙通过鱼嘴和冰沙堰排入外江，留在内江的泥沙则通过每个冬季的岁修加以清除。岁修时为保证成都平原用水，后人又在飞沙堰下面凿开一条暗道，将外江水引入灌区，人们称这条暗道为“漏罐”。

都江堰，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坝水利系统工程。穿二江于成都，既可行舟，又可浸润，对原有河道进行整治，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流灌溉网络。现灌溉土地超过1000万亩。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使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是可持续发展战备中最伟大的典范，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最灿烂辉煌的贡献。

如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都江堰，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客人。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世界各国的不断确立，随着对我国经济前景的乐观和世界各国对蜀文化的广泛兴趣，我认为，



到了下一世纪都江堰的游客还会更多。

出发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茂县。据说这里产的苹果和李子都很好吃，可什么也没吃到，就出了一点小事故——负责我们此次行政事务的小刘，一进住地就被看门的狗咬了一口，腿上留下两排牙印，防破伤风的针要连续打七天。他买了一个保温瓶，以后要天天拎着，一路上还要找人为他打针。不知道这算不算出师不利。

离开茂县以后，我们又经四川的松潘、诺尔盖，到了甘肃的碌曲和青海的循化、临夏。这些地方我1993年都到过，几年过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次，当我们的队伍和中国的另一条母亲河——黄河相依相伴走一程时，我又再次领略了黄河第一桥的壮观，再次为这里的黄河还未变黄而感慨，它是那么的清澈、透亮。真希望两岸那由黄土迭起的陡峭崖壁，永远不会成为让下游黄河变黄的“色素”。

撒拉族是青海省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循化是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聚居地。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史称“沙喇族”、“撒拉回”等。那里不管男女老少，眼窝都是深深的，眼睛都是大大的、蓝蓝的。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语接近。由于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撒拉语中还吸收了一些用于宗教活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根据这些年的研究，对撒拉族的来源，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确认撒拉族的先民系西突厥人撒拉鲁尔族。该族元朝时从中亚东迁，定居循化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他们起先同当地藏族通婚，接受了藏族的某些习俗；后来又同周围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通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同周围的藏、回等民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现有的撒拉族。

如今，撒拉族在宗教信仰上与回族一样，风俗习惯也与回族十分近似。我们在街上随便走走，满眼都是头戴小白帽的人。不过，他们虽然和回族接近，但仍保留着自己的一些风俗。其中撒拉族的婚礼就很独特。

我1993年到循化时，就对撒拉族产生了兴趣，这次我们的车路过这里时，被一棵倒下的树堵住了路，一时半会无法继续前进，使我有和当地人聊天的机会。几个老人给我讲了点有关撒拉族人的婚礼习俗，真的很有意思。

老人们说，新郎和男性亲友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必须在黄昏时分。

可是，到女方家大门口后，一般不进，而是环坐在门外。当阿旬在念“尼卡亥”（证婚赞词）时，新郎要跪在门口，与此同时，新娘跪在家中。也有的地方是新郎先进女家庭院，由女家长辈给新郎戴新帽，系花腰带，然后再由已婚的亲人陪进房，聆听阿旬念“尼卡亥”。阿旬坐在置于炕上的木凳子上，岳丈在旁边问新郎：“我女儿许配给你了吗？”新郎要赶紧点头。于是阿旬念起证婚词，表示婚姻正式得到认可。“尼卡亥”念完后，新郎不能马上迎娶新娘，而是先自己回家。

次日，由女方家人送新娘去男方家。出门之前，先精心打扮新娘，而新娘则要哭唱“沙赫斯”。所谓“沙赫斯”，就是撒拉族的哭嫁歌，歌词情深意浓，曲调悠长哀伤。如果唱得不沉痛或干脆唱不出声来，那是要被笑话的。

被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新娘在长辈的搀扶下，边唱边退出大门，并在大门前的场院绕行三圈，然后才骑上男方送来的骡马，在送亲队伍的陪伴下前往男家。一路上，凡是同村而嫁到路边各村的“女乡亲”们，都要端着“油搅团”（一种面食品）和清茶，热情地迎送新娘。

到了男方家门口，新娘必须过“挤门”这一关。男方家的小伙子们全挤在门口，不让新娘顺利地进去，否则据说新娘便会压倒丈夫，不听指挥。而女方长辈则要抱着新娘冲入大门，直进洞房，这样新娘今后才会生活幸福。于是你挤我拦，折腾半天，新娘自然也就进了洞房，因为那“拦阻”毕竟是“假惺惺”的。

接着，男方把门关起来，从门缝中叫嚷着要礼物，新娘家来的人随即塞进一双鞋，门便开了。新娘进门后，还要在厨房的灶门前站立一会儿，这大概是为了明确今后的职责吧。新娘进房后要吃饭，也有个仪式，叫“巴西阿什”，就是长辈先要讲一番吉祥如意的话，再用一双象征吉祥的筷子挑开新娘的面纱，新娘向大家露脸后方可吃菜。从此以后，这双筷子也就身价百倍，新郎家须用一定的代价才能收回来。

这边新娘刚用完餐，那边就来了新郎的嫂子们，她们端着一盆净水，并用筷子搅动着，催新娘往盆里扔硬币。当然，面值高的纸币更受欢迎。据说这是象征婆家清白似水，祝新娘安心乐居。这个仪式叫“盖吉尔桥依”。

这时，院子里的小青年们要把新郎的父亲、哥哥抓住，往脸上涂锅灰，往头上戴破草帽，让他们戴上用萝卜或铁丝制作的“眼镜”，然后将

他们拥上牛背去“游街”，沿途逗得乡邻们大笑不止，直到新郎的父亲和哥哥拿出一笔可观的喜钱，大家方肯罢休。听到这时，我笑着对给我讲这些的几位老人说，你们这种“敲诈”的手段倒是既可笑又智能，娶亲还要“搜刮”人家哥哥的钱。

×××朋友，知道吗，撒拉族的婚礼到这时就要进入最后阶段——大家一起跳传统的“骆驼舞”，演唱大家都会唱的“宴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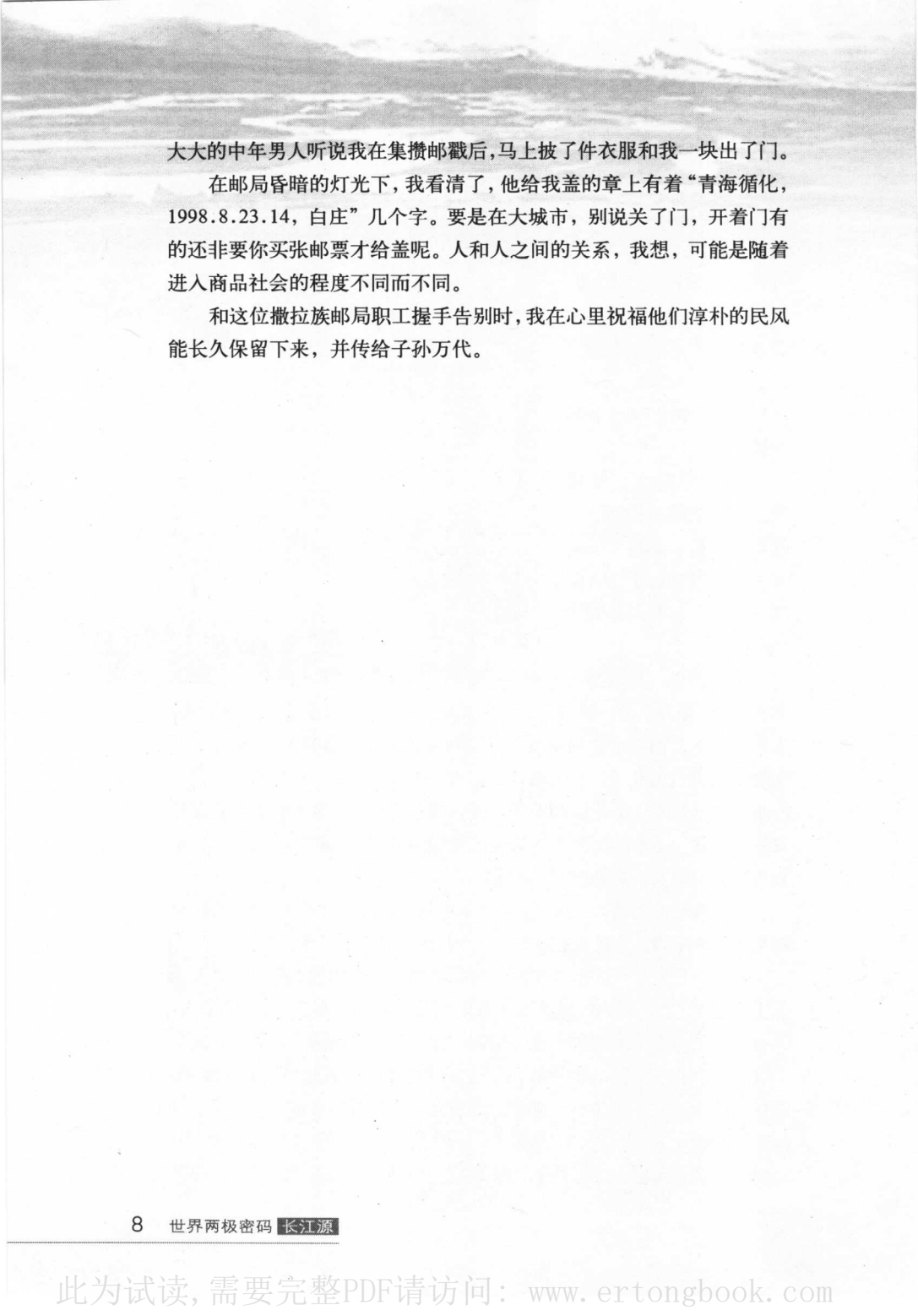
要说民族传统的婚礼各有特色，热闹无比，喜庆无比，也都挺复杂的。可社会进入发达时期，人们为什么反而追求起简单来了？特别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有时在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婚礼了，不追求什么形式。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这也许不能说是简单，却是以神圣替代了热闹、喜庆。这是人们的审美品味发生了变化，还是时间对人们来说越来越珍贵，想干的事越来越多？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些变化。

我们路过的循化这条街上，房子都是黄土垒成，似乎分不出贫富，可都是干干净净的，这在我走过的中国乡村中，是不多见的。

×××朋友，前几年我和新华社记者熊蕾一块出差，她走到哪就要盖上当地邮局的一个戳，说是老了可以借此回忆一些事情。受她的启发，我也开始了这个有意思的行动，每到一地，盖上当地的一枚邮戳。几年下来，真的很有意思。那天我们路过循化白庄时，看到路边有个邮局，能在撒拉族人住的地方盖个邮戳，太有意义了，我兴奋地跳下了车。可因为已是傍晚六点多钟，邮局关了门。蹲在邮局边上的几位老乡说，邮局职工就住在附近，上家找去。在他们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当那位眼睛



○撒拉族小姑娘



大大的中年男人听说我在集攒邮戳后,马上披了件衣服和我一块出了门。

在邮局昏暗的灯光下,我看清了,他给我盖的章上有着“青海循化, 1998.8.23.14, 白庄”几个字。要是在大城市,别说关了门,开着门有的还非要你买张邮票才给盖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可能是随着进入商品社会的程度不同而不同。

和这位撒拉族邮局职工握手告别时,我在心里祝福他们淳朴的民风能长久保留下来,并传给子孙万代。